

割 札

42.85
C84

909542

割 礼

—风俗文化小说

王向远 元华 主编

流通 3 清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傅德林 马朝阳

封面设计：任 嵩

责任校对：李 茜

责任印制：蒋福彬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

割 礼

——风俗文化小说

王向远 斤 华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字数：254 千

1993年6月 第1版 1993年6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303-03206-1/I·354 定价：6.80 元

编选者序：朴野刚健之风，异族异域情调

王向远

当 20 世纪的各种现代主义文学一味钻进个人封闭的内心世界，埋头挖掘个人的潜意识、变态心理、幻觉和内心神秘体验的时候，另有一些作家却在被文明世界有意或无意淡忘了的天涯海角、穷乡僻壤、原始林莽中发现了丰富的创作矿床。于是，带着朴野刚健之风、异族异域情调的风俗文化小说在文坛中异军突起。

这种创作思潮的兴起有着一定的哲学文化背景。19 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的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都开始把目光投向欧洲以外的广阔世界。英国学者泰勒和麦克斯·缪勒对原始文化、宗教神话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人们对原始民族生活的兴趣和关心；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文化模式论等学派，奋力扭转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偏见，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适合自己情况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无所谓文明与野蛮之分。这些理论引导更多的人重新审视原来不屑一顾的外民族文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世界文明类型的比较研究和归类划分，对现代的历史文化观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几乎同时，在欧洲的文学创作领域中也兴起了一股“世界主义”的创作思潮。作家们走出书斋，踏上异国他乡寻求创作题材，试图摆脱文学越来越专注于封闭的自我所造成的创作上的苍白。法国 19 世纪作家梅里美在地中海荒岛和吉普赛人中发现了激情、骚动和力度，写出了不朽的名作《高龙巴》和《嘉尔曼》，英国作家康拉德几乎跑遍了世界上每一个遥远的角落，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到非洲；威廉·毛

姆的一生足迹踏遍印度、缅甸、马来亚、中国、南太平洋岛屿、俄国和南美洲。他们的创作都带有很强的风俗文化意味。

20世纪的风俗文化小说继承了19世纪以来的这种世界主义传统。同时，又超越了19世纪以来欧洲作家异族猎奇的局限性，从而发展为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创作倾向，并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的创作格局，其文化内涵也更为深刻和丰富。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作家都努力在本民族的风俗文化中寻求创作灵感，造成了风俗文化小说的空前繁荣。有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风俗小说的创作流派。如拉丁美洲的“克里奥约主义”文学集中表现克里奥约人（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后裔或混血儿）的民间风俗、自然环境和方言土语，拉美土著主义文学则专以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为题材；印度现代文学本来就有强烈的泛民俗化倾向，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大作家就写了许多严格意义上的风俗文化小说，及至五、六十年代，印度出现了“边区文学”（或称“区域派文学”），着重描写边远乡村小镇的风土人情；黑非洲现代小说从一起步就带有天然的风俗文化意味，不管作品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黑人独特的原始宗教信仰、野蛮未开的生活方式都是作品构成的基础。还有中国八十年代的乡土“寻根”文学，日本当代以深泽七郎、水上勉为代表的乡土风俗小说，美国的西部文学等等，都是近年来世界性的风俗文化小说的组成部分。

本书所编选的是近四、五十年以来的世界风俗文化小说中的中短篇佳作，大体可以反映当代风俗文化小说的一个侧面。这些作品均以开放而又深宏的文化意识展现了某种风俗画面：这里有日本的弃老弃婴风俗、穆斯林的割礼、尼福赫人的狩猎、阿布哈兹人的抢亲、茨冈人的游荡、美国西部的大漠奇情……读者可以看出，这些小说所描写的风俗人情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色彩，而且由于作家对风俗文化史的描写采取了不同的角度和视点，因此，他们所表现的文化意识、对某种风俗文化的理性评价和情感态度

也是千差万别的。譬如在日本这样的有上千年乡村文化传统的发达的工业国家，风俗文化小说即带有明显的文化回顾、风俗展览的意味。入选本书的深泽七郎的《椎山小调考》和水上勉的《桑孩儿》描写的是日本乡间弃老和弃婴的野蛮习俗，但作家的立意似不在批判旧俗，而是引导年轻一代的读者认识日本的昨天。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国的风俗文化小说中则具有一种逃避现代都市生活、向大自然回归的倾向。拉穆尔的《大漠奇情》、阿瑟·米勒的《不合时宜的人》都在未受现代文明侵染的西部荒漠或草原中发现了健康有力、合乎人性、纯朴自然的生活方式，作家们在对西部风土人情的描绘中流露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厌倦情绪。阿瑟·米勒笔下的三位牧人宁愿在西部草原以收入微薄的猎马为生，也不愿回到城市靠“拿工资”度日，于是成为“不合时宜的人”。此外，在至今仍完整地大面积地保留传统乡土文化的某些民族和国家，风俗文化小说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作家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以革新和进化的观点，对延续至今的某些野蛮落后的陋俗所造成的现代悲喜剧予以痛切的揭示。本书所选的埃及作家尤·伊德里斯的《贞操》、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死于蝗灾的少年》、巴基斯坦作家阿巴斯的《红玫瑰》分别描写了强行检验处女贞操、拿活人作牺牲祭祀、拜神求子等野蛮习俗，表现了作家对这些传统陋习的否定态度。与此相反，另一些作家则站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着意挖掘和发现某些古老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中的盎然的诗意，带着一种由衷的眷恋，展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追求一种令人神往的风俗趣味。如几内亚作家卡马拉·拉耶的《孔丹·迪阿拉的夜晚》亲切地描述了几内亚乡村举行社团仪式之夜的神秘与兴奋的氛围。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族作家伊斯康捷尔的《抢亲》和保加利亚作家彼得罗夫的《我出生之前》，都在婚礼习俗的描写中展现了东欧乡村纯朴而富有诗意的风俗人情。作者似乎完全把乡间习俗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努力发掘风俗文化中的美学价值，在潇洒幽默

的笔触中表达了一种对风俗文化的审美的陶醉。还有的作品似乎并没有特意表现某种习俗，但由于作品题材、内容具有十分突出的地域性、民族性特点，所以在这种文化圈外的读者看来，它本身就是风味浓郁的风俗文化小说，如尼福赫族作家桑吉的《蓝色的群山》，新西兰毛利族作家帕·格雷斯的《瓦伊阿伊凯》，智利作家科洛阿内描写火地岛蛮荒风情的《合恩角》，韩国作家吴永寿的《渔村》等作品，其中所涉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独具特色的民族生活方式，对一般作者都会产生新奇的陌生化效应。

还应该指出，当代风俗文化小说对“风俗”有其稳定的选择。本来，所谓风俗应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一个时代所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但对风俗文化小说来说，描写现代生活，尤其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普遍的习俗，其结果无疑是在消解风俗意味，因为现代生活的新潮性、易变性，使它难以积淀为严格意义上的风俗文化。所以当代的风俗文化小说才着意表现某种偏僻的、相对封闭、相对稳定、远离都市文明的朴野的风俗文化。风俗文化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一种当代乡土田园小说或少数民族风情小说。这一点是当代各国风俗文化小说的共通性。但如上所述，不同作家对风俗文化所表现的情感态度是不同的。他们在现实与历史、文明与原始、新潮与传统之间，各自找到了自己不同的落脚点和着眼点，或缅怀，或留恋，或好奇，或向往，或否定批判。而这些不同的情感取向都取决于作者与现实生活、与风俗文化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不管作家对风俗文化本身的态度如何千差万别，这类小说对读者的审美效应还是基本相同的：它们为我们揭开了一个个陌生的神奇的世界，给我们送来了一缕缕带有泥土味的清新朴野的芳香，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迷人的异族异域情调，获得了认识地理风土和历史文化的一种广度与深度。尽管这许多作品所展现的某些生活习俗，从进化和发展的角度上看是落后的，甚至是愚昧野蛮的，但时间和空间的推移与阻隔使我们与它们形成了超利害的、超功利的

纯粹审美的关系，它们提供给我们的是原始、蛮风、粗犷、力度、古朴、惊异、厚重、单纯、素朴的审美感受。这些似乎正是我们现代文明生活所缺乏的。同时，风俗文化小说还兼有民族学和民俗学的价值。它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的一种途径和媒介，是俗文化和雅文化对接和交流的结晶，也是现实与历史之间沟通的桥梁。风俗文化小说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的这些价值，使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界文坛中都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特存在。

1992年11月10日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总序

黄德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几十年间，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并呈现出鲜明的当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已完全形成，文学的中心已淡化并逐渐消解，由以前的欧洲为中心，演变为亚非欧美澳多中心。团体流派的意识也淡化了，一两个流派在长时期内一统文坛天下的局面已很少见。在创作手法和技巧上，作家们往往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富有探索性和综合性。各种思潮流派和各种创作方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由此形成了无主潮、无中心、多层次的当代世界文学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坛的发展脉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失掉了以前那样的明晰的流派轨迹和众星捧月式的权威偶像，各种文学现象的联系由外显化转变为内在化，当代世界文学的统一性、整一性暗含在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背后，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因此，如何站在世界文学的制高点上，在对各国文学作品的比较整理和归类中寻找出当代各国文学的内在联系，这无论对当代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还是对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14种)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套书系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编者按照比较文学的主题学和文

类学原理，对纷繁复杂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抉别耙梳、整理归类，将当代外国中短篇小说分为 14 类，编为 14 卷，这就抓住了近几十年来世界文学新潮的基本走向和基本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站在战争的废墟上逡巡彷徨，于是“废墟荒原小说”勃兴，流离失所或失掉精神家园的“现代流浪汉”主题也告形成；战后的混乱和苦闷情绪造就了一批痞子无赖，于是“颓废无赖小说”一时风行；当代作家对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认识与描写的深化，导致了“荒诞哲理小说”和“变态心理小说”创作的繁荣；现代化城市的高速发展，使“都市文化小说”应运而生；如何在全面吸收外来文化的前提下强化或保留民族文化风格，“风俗文化小说”和“魔幻神奇小说”表现了各自的文化取向上的独特性；“社会纪实小说”在信息化的时代方兴未艾，显示了美好的创作前景。与此同时，“讽刺幽默小说”、“爱情小说”、“性爱小说”、“社会问题小说”、“家庭生活小说”等传统的文学主题和题材也有了新的表现手法和新的时代内容。总之，这套书系的每一卷都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当代外国文学的新特点、新发展和新变化。这样分类的好处是摆脱了按国别或流派分类成册的局限，能够在各种作品的复杂关系中找到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使当代各国文学融汇贯通，突现出各国文学的相通性和联系性，便于总结当代世界文学的基本题材、主题与基本发展线索。尤其是书系中的《废墟荒原小说》、《荒诞哲理小说》、《颓废无赖小说》、《变态心理小说》等所采用的主题更富创意。按这样的主题题材对当代作品进行编选归类，这在国内应该说是第一次。从编选范围来看，这套书系精选了世界五大洲的几十个文学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的名家名作，尤其给当代东方文学和拉美文学以应有的重要地位，有效地纠正了国内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欧洲文学中心论的偏向。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当代外国的实际情况。日本文坛近百年来十分繁荣，当代文学也走在世界前沿，并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拉美文学的发展自战后突飞猛进，出现

了“文学爆炸”现象，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全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文学名作精选本，给它们以显著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显示出当代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特点。总之，就主题分类的独创性、选材的全面性和精当性而言，这套书系无疑填补了国内出版界的一项空白。目前在其他地方，包括台港地区，还没有见到过这样有规模、有特色的当代外国最新名作的大型分类精选书系。

对于国内广大读者来说，这套书的编选出版是很及时、很必要的。近年来，国内译介了大量的当代外国文学的新人新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数量很多，译文散见于各种书刊，精芜并陈，许多好作品躺在过期期刊里，或在图书馆束之高阁，或被置于故纸堆中，难与读者、尤其是学术圈外的一般读者见面。现在这套书系的出版，使有价值的作品再次获得了生命，给读者的阅读和收藏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同时，这套书系的出版对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也是很 有价值的。据我了解，目前大陆的一般读者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外国古典名著都比较熟悉，研究得也比较深入。但对近几十年来的当代外国文学了解得还不够，许多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往往讲到 50 年代就打住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对丰富复杂的当代作品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现在，本书系的编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工作，它不仅对现有的译文分门别类地加以精选，还从原文中首次译出了一些名作，这就为当代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有研究价值的作品资料。

编选是一门学问，对材料进行筛选、整理分类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环节。好的作品选本是披沙拣金、取精用宏，是对名家名作的一种发现和肯定。它要求编选者具有犀利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鉴赏力，需要广泛认真地研读作品，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对编者的辛勤劳动和工作成效，对出版社有关编辑的眼光和魄力表示由衷的钦佩。

因此，我很乐意为这样一套书系作序，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套书系，并祝愿书系主编王向远先生和亓华女士在今后的科研中取得更多的成果。

是为序。

1993年5月于香港大学

目 录

-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总序 黄德伟(1)
编选者序：朴野刚健之风，异族异域情调 王向远(1)
-

[日本] 深泽七郎

櫛山小调考 吴树文 译 (1)

[日本] 水上勉

桑孩儿 吴树文 译 (38)

[韩国] 吴永寿

渔村 刘株 译 (49)

[印度尼西亚] 普·阿·杜尔

割礼 孔远志 译 (65)

[巴基斯坦] 古·阿巴斯

红玫瑰 陆水林 译 (74)

[埃及] 尤·伊德里斯

贞操 绝兆燕 译 (88)

[尼日利亚] 钦·阿契贝

死于蝗灾的少年 郝章印等 译 (108)

[几内亚] 卡马拉·拉耶

孔丹·迪阿拉的夜晚 顾以微 译 (113)

- [格鲁吉亚] 伊斯康捷尔
抢亲 梁启明 译(121)
- [格鲁吉亚] 诺·顿巴泽
茨冈人 王鸥敏 译(152)
- [俄罗斯] 弗·桑吉
蓝色的群山 刘宪平 译(161)
- [保加利亚] 伊·彼得罗夫
我出生之前 陆 洁 译(172)
- [美国] 路易斯·拉穆尔
大漠奇情 旅 民 译(201)
- [美国] 阿瑟·米勒
不合时宜的人 严绍端 译(218)
- [墨西哥] 罗·贡萨莱斯
印第安人的婚礼 杨明江 译(252)
- [哥伦比亚] 曼·梅·巴列霍
复仇 安兴华 于莲芝 译(259)
- [智利] 弗·科洛阿内
合恩角 贺 晚 译(279)
- [秘鲁] 加西亚·卡尔德隆
金簪 段玉然 译(293)
- [新西兰] 帕·格雷斯
瓦伊阿伊凯 张震久 译(299)
- 编后记 (309)

楳山小调考

[日本] 深泽七郎 著
吴树文 译

深泽七郎(1914—)，日本作家。出生于山梨县。1931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东京，从事过多种职业，1939年以后多次举办吉他独奏音乐会。1956年发表《楳山小调考》，一举成名，获中央公论新闻奖。主要作品有《竹笛川》(1958)、《流浪者的手记》(1961)、《庶民英烈传》(1962)、《甲川摇篮曲》(1964)、《千秋乐》(1969)、《陆奥偶人》(1980)等。深泽七郎的作品多以日本偏僻农村为背景，着重表现民风乡俗，是日本当代风俗小说的代表作家。

山连着山，四处全是山。在这信州^①的群山之间，有一个叫前村的村子，村边上住着阿铃一家。阿铃家的门前有一个伐去了大榉树后留下的树墩，墩面平如板状，孩子们和过路人可在上面落坐，所以这树墩很受器重，树里的人便把阿铃家唤作树墩儿。阿铃嫁到这儿来已有五十年之久了，这里把阿铃娘家所在的村子也唤作前村，由于都没有村名，所以双方都将对方称为前村，其实只隔着一座山而已。阿铃今年六十九岁，丈夫二十年前就死了，独生儿子辰平的媳妇去年去拣栗子时，失足滚进山谷，摔死在谷底。留下四个孙子孙女由阿铃照管着，阿铃感到，与照料孙子孙女相比，还是替成了鳏夫的辰平寻找续弦更叫她伤透脑筋，因为本村和前村都没有合适的寡妇。

那天，有两件阿铃期待的消息传进了她的耳朵里。这天早晨，

① 信州也称信浓，即现在的长野县。

一个往后山去的行人边走边唱了那首祭祀歌：

三度祭楂山，
栗子把花开。

正想着该有人唱它了的时候，就听到了这首村里人在盂兰盆会上跳舞时唱的歌。今年还一直没有人唱过，所以阿铃一直惦记着呢。歌词的意思是说，过三年长三岁。由于村里的人到了七十岁就得去祭楂山，这歌便在通知老年人：这一天将要来临。

阿铃对着歌声离去的方向侧耳倾听，暗中朝一旁的辰平觑了一眼，只见辰平抬起头来，像是追随着歌声似地听得正出神，歌声使他瞪大了双眼。阿铃看到这种情况，心想：辰平将送自己去祭楂山，然而看他目前的眼神，他毕竟还是替我担心的。想到这里，阿铃心里马上涌出一个念头：“这孩子是个孝子哪！”

阿铃等来的另一个消息是送信的人从娘家来报告，在前村物色到一个寡妇可作填房，这寡妇和辰平同年，四十五岁，据说三天前刚料理完丈夫的丧事。只要年龄合适，就等于没有问题，可以定下来。送信的人是来报告物色到了填房的，定下过门的日子便回去了。辰平上山去了，不在家。与其说是阿铃一人作的主，倒不如说送信的人把消息一带来，一切就决定了。所以辰平回来后，只须把情况告诉他就行了。这里不论谁家，对婚姻问题都是简单办理的，双方合得来，自由交谈一下就可以决定，也没有什么隆重的结婚仪式，实际上只是让当事人搬到对方家中便算完事。所谓介绍人斡旋，其实只要年岁相当就成。当事人去对方家中玩玩，一俟留宿便永远成了男家的人了。虽说这里也有盂兰盆节，也有新年，但节日游玩的地方根本没有，只是不干活罢了。只有在楂山祭祀节那天才烧点好菜，平常一切事情都从简。

阿铃目送着送信的人离去，心想：这个送信的人说他是自己娘

家差来的，其实大概是那位填房的近亲。那女人的丈夫刚死三天，他就立即跑来商量改嫁的事，大概是十分关心这个寡妇的出路吧。阿铃觉得从自己这方面来说，问题这么迅速得到了解决，确是值得庆幸的事。阿铃明年就满七十岁，是到了去祭楂山的年龄了，届时填房还没找到的话，将如何是好？阿铃心里很焦急。正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桩亲事，双方年龄正合适。阿铃想，再过些日子，那媳妇将在她父亲或别的亲属陪同下一起从前村到这里来了，想到这一点，阿铃如释重负似地放心了。只要想象一下家中来了一个女人，似乎天大的困难已经得到解决，更不必说是从前村娶来了个媳妇啦。阿铃有三个孙子，十六岁的袈裟吉最大，最小的是个孙女，才三岁。阿铃和村里的人都觉得，由于填房怎么也物色不到，连辰平都像是死了心，他心不在焉，对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不过现在这么一来大概又会振作起来了。想到这点，阿铃自己也高兴起来了。

傍晚，辰平从山里回来，坐在树墩上。阿铃便从家中高声对着辰平的背影嚷道：“喂，有个媳妇要从前村嫁过来了！前天刚守的寡，七七四十九天一完，就过来。”

讲到亲事已定，阿铃就仿佛在报告什么丰功伟绩似的，得意非凡。

辰平转过脸来问道：“是吗？从前村来？多大岁数？”

阿铃跑到辰平身旁回答说：“叫阿玉，和你同岁，也是四十五。”

辰平笑着说：“如今肯定毫无风韵了，哈哈哈。”

他也许有点不好意思，附和着阿铃的话，显得很高兴。凭着老年人的直感阿铃觉得和续弦相比，辰平心里好像在思虑着别的什么事情。不过阿铃高兴得顾不过来了。

楂山上住有神仙。由于进楂山的人都见过神，所以谁都深信不疑。既然现实中有神存在着，和其他平常的节日活动相比，人们就对祭祀活动特别卖力。说到祭祀，也就都成了祭祀楂山。由于这项祭祀与孟兰盆节连在一起，孟兰盆节跳舞时唱的歌和祭祀楂山的